

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

对女巫低语

[英] 安娜·戴尔 / 著
马爱农 / 译

◎人民文学出版社◎



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



[英] 安娜·戴尔 / 著
马爱农 /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6 - 0363 号

Anna Dale

Whispering to Witches

Copyright © 2004 Anna Dale

Copyright licensed by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对女巫低语/(英)戴尔 著;马爱农 译.-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2006.1

(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)

ISBN 7-02-005443-9

I. 对… II. ①戴…②马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
小说-英国-当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9087 号

责任编辑:王晓亚 装帧设计:刘 静
责任校对:李光敏 责任印制:李 博

对女巫低语

Dui Nü Wú Dī Yǔ

[英] 戴 尔 著

马爱农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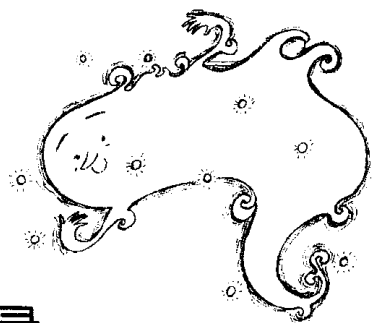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165 千字 开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2.25 插页 2

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5443-9

定价 20.00 元



目 录

第 一 章	意外的旅行	001
第 二 章	疯转的车轮	009
第 三 章	发现女巫团	016
第 四 章	野芝麻女巫	026
第 五 章	烦人的小女孩	034
第 六 章	图书馆里的果酱瓶	041
第 七 章	惊险的初次飞行	051
第 八 章	犯罪现场	059
第 九 章	午夜集市	068
第 十 章	爆竹说话了	077
第 十 一 章	邓科尔和弗莱克	084
第 十 二 章	两声梟叫	090
第 十 三 章	蝙蝠窝的聚会	100
第 十 四 章	玛奇玛科恶霸	109
第 十 五 章	逃出树林	115
第 十 六 章	灵感和噩耗	122
第 十 七 章	乔的建议	126
第 十 八 章	打着手电筒搜寻	133
第 十 九 章	北上蒂利岗	143

第 二 十 章	洛根的同谋	148
第二十一章	死亡的游戏棒	157
第二十二章	消音咒	165
第二十三章	低语里的秘密	173
第二十四章	变形	179
第二十五章	卡思伯特回来了	187



第一章 意外的旅行

乔扑通一声坐在座位上，松开校服领带。他的旅行箱从头顶上的行李架边缘伸出来，标签在他眼前直打晃，上面写着：

肯特郡

坎特伯雷

修道院街2号

梅勒·塔维内夫人转

约瑟夫·宾克斯

001

乔把标签从细绳子上撕下来，揉成一团，扔到火车包厢那头的角落里去了。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埋头专心地看报纸，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。乔重新坐回到座位上，心里又一次希望他能留在伦敦过圣诞节，这一天他已经是第一百次产生这种念头了。

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号。乔透过车窗，看见几个人在站台上匆匆赶路，手里拎着沉甸甸的购物袋。他们弓背弯腰，脸色憔悴，是典型的圣诞节采购者。昨天，乔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他和爸爸尼古拉·宾克斯一起从超市艰难地走回家，提着大包小包的香肠、花生、薄脆饼干和彩色包装纸。

乔叹了口气，看了看手表。四点差五分。就在整整二十四小时前，他站在那架小梯子底部，怀里抱着许多闪光纸。他爸爸站在梯子顶上，用鞋底梆梆地把图钉敲进天花板。地毯上散落着许多没有完全打开的鼓鼓囊囊的购物袋，海米高兴极了，用鼻子去拱每只袋子。

“喂！滚开！”尼古拉看见海米叼着一盒子薄荷奶油钻进了沙发底下，他大声喊道。“乔，快把狗拦住！他要把英格杜夫人的圣诞礼物吞下去了！”

昨天，乔还巴望着上完最后一天课，然后痛痛快快地享受两星期的假。只有他和爸爸两个人：拆开一份份礼物，毫无节制地大吃巧克力，看电视，带海米到公共游乐场去散步……

结果，就来了那个电话。

已经过了半夜。灯亮了，灯光从乔卧室的门缝底下透进来。乔听见他父亲噤噤地走去接电话。一声压抑的惊叫，接着是几句含糊的嘟囔。电话咔嗒一声挂上了，乔在床上坐了起来。父亲拖着脚步走过乔的卧室门口，然后灯就灭了。

早晨，乔差点被他的旅行箱绊倒。那只破旧的棕色箱子就放在他门外的楼梯平台上，上面布满了蛛网，是阁楼上那些蜘蛛的杰作。乔不安地看着它。准是出什么事了。他三步两步来到楼下，走过门厅时看见了父亲那只酒红色的箱子，鼓鼓囊囊的，透着不祥。

海米在厨房里玩着自己的皮带。乔的父亲靠在水池上，大口吃着一块面包。他身上穿的是一套西装。“听着，儿子，”他看见乔出现在门口，便说，“恐怕……恐怕出了点事呢。是我姑姑。她摔了一跤。你还记得阿德莱姑奶奶吧？”

乔瞪着父亲。

“我小的时候，她对我就像母亲一样。唉，我真的很抱歉，乔，但我必须去看她。她情况很不好。”他深深吸了口气，“计划是这样的。一小时后会来一辆出租车，那时候你需要把你的行李收拾好。出租车司机会把你送到学校。然后他接我去国王十字车站，我搭一趟火车去苏格兰。”爸爸嚼着嘴里的面包，抹去嘴唇上沾的面包屑。“放学后，还是那个出租车司机会在校门口等你。他会把你直接送到查林十字车站。你的那趟车四点钟准时出发。我……嗯……我给你妈妈打了电话。她今晚六点钟之前在坎特伯雷接你。哦……你需要一些钱付出租车费，买火车票。”乔的父亲从钱夹里掏出一卷钞票递给儿子。乔茫然地瞪着它们。

尼古拉·宾克斯叹了口气。“唉，我知道你想跟我一起去，可是那对你来说太难受了，真的。苏格兰离这儿太远……而且你会整天待在医院里。这算过的什么圣诞节呢，是不是？”





海米坐在尼古拉脚边，眼巴巴地望着他手里的那块面包。乔的爸爸揉了揉小狗脏兮兮的白毛。“海米暂时待在隔壁的英格杜夫人家。别这么看着我，乔。他不能跟着你。你还记得吗，戈登不喜欢动物。”

乔有气无力地坐在一张板凳上，往碗里倒了一些麦片搅拌着。“唉，乔……我很抱歉，”父亲接着说，“我知道你心里有多失望，不过也许要不了几天时间。我可以在圣诞节前赶回来……乔！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哎，你说点什么吧！”

乔放下勺子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父亲。“你下巴上沾了点果酱。”他说。

门砰砰地关上。哨子吹响。火车哐啷哐啷地开动，摇摇晃晃地离开了查林十字车站。乔看了看四周，车厢里几乎都满了。乘客们一个紧挨一个坐着，膝盖上堆满了神秘诱人的袋子和包裹。乔的目光落在他对面那个女人身上。她用手抹平报纸，从手提袋里掏出一支大理石花纹的绿色自来水笔。乔的脑袋开始往下耷拉，眼睛也闭上了，只是当一个穿细条子西装的男人重重地在那女人身边坐下，不小心把手机掉在地上时，他才睁了一下眼睛，接着便又闭上了。

003

另一辆火车从窗外呼啸而过，乔被惊醒了。他从窗玻璃上抬起冰凉的面颊，揉揉脖子，看了看手表。他刚才睡了二十分钟，但看报纸的女人还是那个姿势，丝毫没有改变。她端端正正地坐着，两个脚踝交叉在一起。报纸摊在她的膝盖上，那只自来水笔悬在字谜游戏上。

乔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，就端详起女人的外表来。她穿着一件浅橙色的羊毛西服和一件黑色高领针织套头衫，头发黑黑的、短短的，只有左边太阳穴上面伸出一缕灰白。她鼻梁上架着一副半月形眼镜，当那男人的手机突然响起时，她的目光就从这副眼镜上方狠狠瞪着他。

那男人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很小的手机，啪地打开贴在耳边。“喂，”他说，“是啊，我在火车上。还行。离开伦敦好远了。一切都很好。是啊。什么？真是太棒了。你在拿我开玩笑吧！嗯。嗯。”

乔打了个哈欠，朝窗外望去。那男人说得对。城市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。伦敦的大型零售商店，还有那一排排挤挤挨挨的带阳台的住宅，早已被那些没完没了、浓荫密布的树木所取代。在迅速降临的暮色中，乔觉得那些树木

就像一个个保卫铁路线的哨兵。

天空暗下来了,乔眼看着雪花开始打着旋儿飘向车窗。乔仔细看了看车窗里自己的影像。他显得很苍白,简直有点像个鬼魂,眼睛下面还有黑影。浅棕色的头发乱糟糟的,额前的发帘也需要剪一剪了。

乔扯掉校服的领带,让自己笑了一下。平常,一般是父亲开着他那辆破旧的小型莫利斯车送他去坎特伯雷的。在高速公路上,老爷车总是很难跟得上其他车的速度。可是,眼下那辆莫利斯正由机械师吉姆打理维修着呢,因为三天前爆了一只轮胎,撞到了一只邮筒上。对于乔来说,舒舒服服地坐着火车快速旅行,倒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。他发现独自一个人出门旅行的感觉非常刺激,尽管他最终的目的地多少有些令人扫兴。跟他妈妈、他妈妈的丈夫戈登,还有他们那个古怪的女儿爱斯米一起过圣诞节,这让他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

火车到达帕多克森林时,外面已经漆黑一片了。乔的目光越过车窗里他的影子,望着纷纷飘落的雪花。他希望雪能积下来,这样第二天早晨就能打雪仗了。接着他的心一沉,因为想起他不能把雪球朝父亲身上扔了。乔怀疑他七岁的妹妹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对手,而且他知道,戈登从不玩比挑圆片^①更带劲儿的戏。他妈妈呢,肯定忙得要命。乔朝地板上的一个瓶盖踢了一脚,叹了口气。

“真希望我还是你这个年龄。”穿细条子西装的男人说,把稀疏的头发往后捋了捋,微笑地看着乔。“我当年在雪橇上玩得可疯了。”他探过身,把一个皱巴巴的纸袋子递到乔的鼻子底下。“吃颗糖吧,小伙子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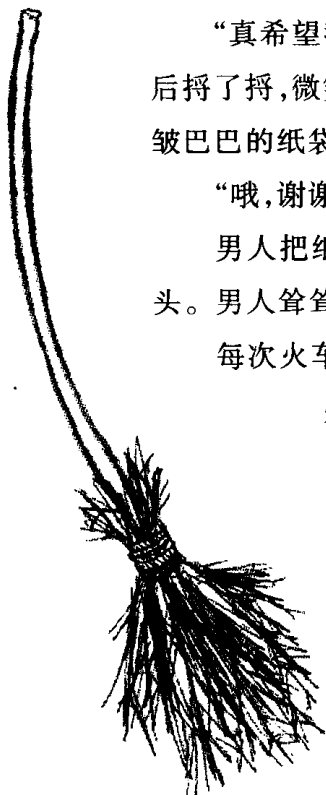
“哦,谢谢。”乔高兴地说,拿了一颗红色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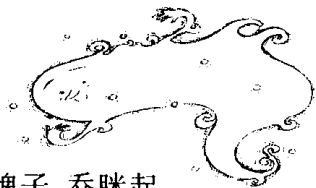
男人把纸袋子举到看报纸的女人跟前,但是她轻蔑地嗅嗅鼻子,摇了摇头。男人耸耸肩膀,一次就把五颗糖全塞进了嘴里。

每次火车靠站时,乔都急切地往窗外望去。每个车站都是那么黑暗和陌生,乔并不是每次都能在火车重新开动之前找到站名。

“那是查特哈姆吗?”火车慢慢驶离一个站台时,乔问道。穿细

① 这种游戏是使用颜色不同的小圆片和置有杯状容器的平滑桌面,各人占用一种颜色的圆片,分主片和的片两种,用主片边缘挑的片使之弹入容器,先把全部的片挑进杯内者胜。





条子西装的男人嘴里嚼着糖,微微点了点头。火车经过一个白色牌子,乔眯起眼睛辨认,可是牌子上面的字迹一片模糊。“如果是查特哈姆,我们很快就会到坎特伯雷了。”乔焦急地说。

“别担心,我来帮你拿行李。”那男人站起来往上够,蓝色的细条子西装在他魁梧的身体上绷得紧紧的。他的袖子滑下来,露出了手腕,乔看见他的一只手腕上文着一个图案,看上去像是字母“S”。火车突然剧烈摇晃了一下,男人趑趄趑趄地在车厢里转了个圈,扑通一下跌坐在看报纸女人身边的座位上。

“嘿,你这里面装的什么呀?”他把箱子递给乔,说道。“六七块大砖头?”

乔咧嘴一笑,把箱子提放到膝盖上。“只有几本书、一些衣服什么的。”

“没有金块?”男人取笑道,“没有炮弹?没有——”

“嘘。”那女人从报纸上抬起头,目光越过乔座位上的弹性靠头垫望着车厢的过道。乔看了一眼她膝头的字谜游戏。那些白色的小格子全是空的,一个字母都没填上,可他们离开查林十字车站已经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了呀。乔觉得这真是太古怪了,他一路上都听见女人的自来水笔尖几乎一直沙沙响个不停。

火车轻微摇晃了一下,女人撞在那男人身上。不知是因为这个,还是因为她用胳膊肘捅了一下男人,反正,咔嚓一声,乔的箱子的锁突然弹开了,一堆皱巴巴的衣服散落在地上。乔赶紧把衣服胡乱地塞进箱子,把盖子重新压紧,他觉得尴尬极了,脸上火辣辣地发烧。就在他使劲对付箱子的锁时,他感到有人拍了拍他的胳膊。是那个一直在试着填字谜的女人。

“你的票掉了,孩子。”她着急地说。乔低头看看地上,弯腰把那张纸片捡了起来。

“谢谢,”他嘟囔道,“准是不小心漏出来的……”

女人朝他点点头,笑了笑,然后摘下半月形眼镜,叠起报纸,把那支带大理石花纹的绿色自来水笔重新放回手提包里。

“对不起,请原谅,这里有人坐吗?”一个提着柳条猫篮的高个子女人不等回答,就一屁股坐在了乔的旁边。她抹平黑色双排扣天鹅绒大衣上的皱褶,把猫篮拎起来放在膝盖上,又把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伸进篮子一侧带格栅的小窗户里。

“谢天谢地,总算有个地方坐下来歇歇了,”她说,“我的宝贝儿们一路

旅行了这么长时间,脾气变得好坏好坏哟。”她摇晃着长长的栗色卷发,叹着气说。“我们一整天都在路上,我的发型完全毁了。我想我现在的样子肯定难看极了。”她望着乔,那双浅蓝色的眼睛真是与众不同,睫毛上涂着黑色的睫毛膏。

“哦,不是的,”乔赶紧说,“你不难看,一点也不。”乔觉得自己从没见过这么漂亮光彩的人。

“谢谢你,宝贝。”她说,闪闪发亮的红嘴唇弯起来笑了笑。乔相信她肯定是一位名人。穿细条子西装的男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。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女人,当女人交叉起双腿,黑色短靴子的尖头碰到他的膝盖时,他那样子简直像要晕过去了。

乔透过那扇小窗户朝猫篮里望,他瞥见一小片灰色的皮毛,还有一只黄眼睛一闪而过。“别离得太近,亲爱的,”女人警告道,“它们的爪子像针一样,抓起人来很出名的。”她发出银铃般的笑声,耳环左右摇晃,一闪一闪地发亮。“这些小可爱。”

0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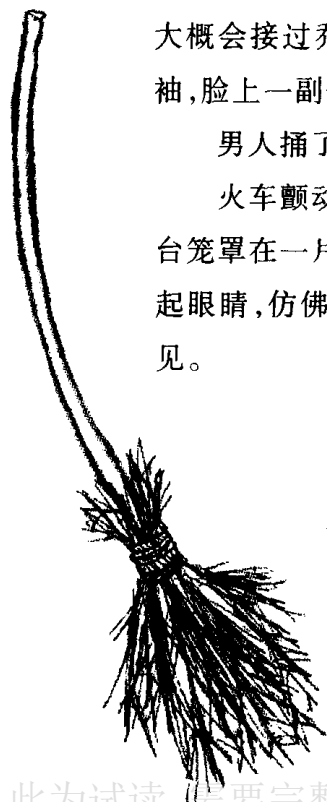
猫篮在她的膝盖上挪来挪去,火车开始减速。乔紧紧抓住箱子的把手,咬着下嘴唇。站台在窗外出现了,他伸长脖子,想辨认出戈登那一头乱蓬蓬的姜黄色头发,或爱斯米使劲挥舞的双手。他并不盼着他们来接他。等他跳下火车时,几个人肯定陷入尴尬的沉默,都想挖空心思找点话来跟对方说。然后戈登大概会接过乔的行李,他母亲会对乔说他长得好快啊,爱斯米会拉拉乔的衣袖,脸上一副傻乎乎的表情。

男人捅了捅乔的胳膊肘。“你到站了,孩子。”他说。

火车颤动着停了下来,车厢里的灯忽闪了几下,灭了。乔朝窗外望去。站台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。惟一的光源是一盏孤灯投出一道微弱的光。乔眯起眼睛,仿佛瞥见站台上站着一个身影。他用眼睛搜寻站名,但根本就看不见。

“你到站了。”男人又催促道。

乔站起来,穿上他那件灰色校服上衣,使劲把窗户放了下来。寒冷的空气渗进了车厢。火车的发动机已经停了,四下里一片寂静,他简直能听见雪花朝石头站台飘落时互相碰撞的声音。他看了看表。差不多快六点了。乔从窗户探出身去,摸





一个提着柳条猫篮的高个子女人不等回答,就一屁股坐在了乔的旁边。

索着扭动门把手。

突然一个奇怪的声音,使他停止了动作。

乔扭过头,他的那些旅伴都被阴影笼罩着。看报纸的女人早已被黑暗吞没,只有她的手提包还看得见,搭扣在微弱的光线中闪闪发亮。手提包肯定是在火车突然刹车时被甩开了,此刻倒在那里,口张得大大的。乔屏住呼吸听着,又听见了那个声音。一种发闷的、微微颤抖的嘶嘶声,像轮胎漏气一样。手提包里有了一点动静,接着一根细长的舌头从搭扣处探了出来,后面跟着一个光滑的、亮晶晶的脑袋。舌头飞快地一伸一缩,乔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双闪烁发亮的绿眼睛。

车厢里闪过一道光,接着传来哧哧冒气的声音。乔还以为是一个灯泡重新亮起来了,可接着又是那道刺眼的光一闪,他才发现光不是从头顶上来的。而且,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,他看见一个鲜红的指甲凑近了猫篮的钩子。乔听见一阵疯狂的抓挠声,接着吱嘎一下,猫篮的盖子打开了。乔完全惊呆了,觉得后背掠过一道阴森森的寒意。他突然感到极度恐惧,好像他所面对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邪恶。黑暗似乎正在把他包围。

008

乔叫了起来。

他自己的叫声使他恢复了神志。他把身子探到窗外,使劲摇晃着门把手,眼睛因为紧张而睁得大大的。车厢的门一下子开了,乔纵身跳到站台上,箱子太重,差点把他的胳膊都拽断了。

乔松了口气,砰地把门关上,退后几步,离开火车。他听见有人吹了声口哨,火车的发动机开始启动。这时,车里的灯突然亮了起来,乔用手捂着眼睛,挡住刺眼的灯光。乔看见那个漂亮的大美人站在窗户前。她朝乔抛了个飞吻,便把窗户重新抬上去关好了。火车慢慢驶离站台时,她仍然站在那里,乔注视着她微笑的红嘴唇消失在一片纷纷扬扬的雪花后面。



第二章 疯转的车轮

随着最后一节车厢消融在黑暗中,乔觉得他的恐惧也烟消云散了。他走过站台,站在那盏孤零零的路灯下。灯光给他带来宽慰,让他觉得安全。乔不想再走到阴影中去,便决定站在原地不动,等着妈妈把他找到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乔整理思路,想弄清火车上的一连串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看见别人的手提包里冒出一条蛇确实够吓人的。那条蛇的突然出现把他吓得够呛,但他相信并不是那条蛇使他头发竖立,也不是那条蛇使恐惧像闪电一样掠过他的全身。

009

是那个女人,乔想。那个长着浅蓝色眼睛的漂亮的大美人。乔想起爪子疯狂地抓挠柳条篮的声音,想起女人的红指甲解开猫篮盖子的情景,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当他想起火车开走时,女人从窗口注视他的样子,他忍不住又颤抖起来。女人的笑容里有一种令人惶恐不安的东西。乔相信他之所以这么心神不宁,都是因为那个女人。

而那个看报纸的女人似乎不像是手提包里带一条蛇的那类人。乔怀疑那条蛇是趁她不注意时偷偷钻进手提包的——也说不定是有人搞恶作剧,故意把蛇放进去的。可是车厢里的灯为什么突然灭了呢?是巧合——还是那个漂亮女人做的手脚?那几道奇怪的闪光又是怎么回事?

雪花继续打着旋儿飞舞,乔绞尽脑汁想弄明白刚才看见的一切。他完全陷入自己的思绪中,没有注意到站台上有人正朝他走来。后来,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伏在他的箱子后面。他猛地转过身,那个人影跳了起来,乔看见面前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小女人,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海军蓝大衣,黑色的发卷从她那顶蓝色鸭舌帽下面漏出来。小女人一笑,腮帮上露出两个

酒窝。

“请把票给我。”她说。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乔用吃惊的声音说。

“车票，年轻人。”女人又说了一遍，指了指他的箱子，朝他眨了一下眼睛。

“哦……是的。对不起……我只是……”乔在校服的口袋里翻找。“我只是在火车上受了点惊吓。看见一个人的手提包里有一条蛇，而且——”

“啧啧！”女人说，“什么乱七八糟的。”她焦急地朝铁路那头看了看，然后用一根又粗又短的手指捅了捅乔，脸上的酒窝不见了。“你能不能快点？”她很不客气地说。

“好的，我准是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。”乔又掏了掏校服的另一个口袋，总算把火车票找到了，他笑了起来。女人一把从他手里抢走了车票，也不说声谢谢，就匆匆忙忙走掉了。

“嘿，真是够粗鲁的。”乔说。他翻起衣服领子，看了看四周。站台上几乎空无一人，根本不见妈妈或继父的影子。“真奇怪，”他说，“迟到可不是戈登一贯的做派。也许他们在车站外面，坐在车里等我呢。我最好还是出去找他们吧。”他拎起箱子，跟着稀稀拉拉的几位乘客朝标着“出口”的一道门走去。

乔走近时，看见两个男人正站在门口争吵。一个暖暖和和地穿着厚厚的海军蓝大衣，另一个只穿一件薄薄的白衬衫，冷得缩着肩膀。

“太马虎了，德莱克，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。”穿大衣的那个说，一边把海军蓝帽子的亮晶晶的帽檐往下拉了拉。“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，简直给全国的铁道系统丢脸。”

德莱克浑身发抖，他把薄棉衬衫的袖子放了下来。“可是普莱斯顿先生，我一直在跟你说，有人把它们给偷走了。”

“有人偷走了你的帽子和大衣？别说这种荒唐的话了，德莱克，我听别人编造各种借口——”

“可这是真的，普莱斯顿先生。我只把大衣帽子脱下了一会儿，放在暖气片上烤一烤，我去喝一杯茶——”

“哼，那就是你自己活该了。”普莱斯顿先生傲慢地说，“值班的时候，你一刻也不能脱掉你的制服。你真是个丢三落四的傻瓜。你是什么，德莱克？”





“一个丢三落四的傻瓜。”德莱克可怜巴巴地照说了一遍。

“没错。好吧，到失物招领柜去找一找，看能不能给自己找一件旧外套穿穿。然后你可以扫扫站台，扫得一尘不染。一尘不染，听见了吗？”普莱斯顿先生朝竖在墙角的一把扫帚点了点头。

“是——是的，先生。”德莱克牙齿得得打战地说。

“哟，这位是谁呀？”普莱斯顿先生看见乔想从他身边溜过去，说道。乔没好气地瞪着他，真想把箱子砸到这个人闪闪发亮的黑皮鞋上。乔不喜欢他那样对待可怜的德莱克。

“请原谅，”乔冷冷地说，“我想过去。”

“我知道你想过去，小子，”那人说着，把肥胖的手掌伸到乔的鼻子底下，“可是我必须看看你的票。”

“我的票已经交了。”乔反驳道。

“你当然交了，小子，”普莱斯顿先生说，“行啦，快把它交来吧。”他在乔的面前转动着手指，并扬起他浓密的黑眉毛。

“我说的是实话，”乔说，“我一下火车，就把票给了那个收票员。那女人戴的帽子和你的一样——”

“和我的一样，嗯？你说是一个女人？哼，这你就错了，小子。这个车站上根本就没有女收票员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乔的话没有说完。

“普莱斯顿先生！”德莱克朝他们跑来，一边把一件暗黄色的外套拉上来裹住他那两只支棱的耳朵。“普莱斯顿先生！肯定是个冒牌货拿走了这孩子的车票。她肯定穿着我的衣服和——”

“你认为一个小偷卷走了你的大衣和帽子，在车站上走来走去，收乘客的车票？德莱克啊，看来你的头脑比你的模样还要傻呢，不过这倒说明一个问题。她肯定已经逃走了。是啊……她这会儿已经在去坎特伯雷的半路上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乔说，声音里透出了紧张，“这里就是坎特伯雷呀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，小子，这里是斯塔伯恩。”

“沿铁路线五英里之外才是坎特伯雷呢。”德莱克好心地补充说。

“哦，糟了。”乔说着，用手捂住了脸。“我下错站了。”

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乔说。他坐在他的箱子上，两只手插在衣服口袋里。

正在扫站台的德莱克停下来，靠着扫帚站着。他若有所思地咬着腮帮子里的肉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孩子？”

“乔·宾克斯。”

“听我说，乔，”德莱克说，“电话线不通了，你错过了最后一趟公共汽车，而且在这样一个小村庄里也找不到出租车。”

“我要等多长时间，下一趟火车才能来？”乔问。

“让我看看。”德莱克看了一眼车站的大钟。他不出声地嘟囔，掰着手指头计算。“嗯……还要等五小时、十六分钟和……嗯……嗯……”

“真不得了。”乔说完叹了口气。他嘴里喷出一团热气，像烟雾一样悬在寒冷的空气中。“我妈妈准会杀了我的。”

“我倒愿意让你搭车，”德莱克说着，擦掉他那条松松垮垮的海军蓝裤子上的灰尘，“只是我没有车。”

“谢谢。”乔说。

“而且我不会开车。”

“是啊。”乔揪着校服袖子上的红色饰带。“看来我是被困在这里了。”

“至少普莱斯顿先生没有让你再补一张票。他可是个很较真的人呢。你还算运气好，他正处于过圣诞节的情绪中。他这个星期一直脾气很好。”

“是吗？”乔不敢相信地说。

“是啊，”德莱克继续说，“他还让我从失物招领柜里挑了这件衣服穿呢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

“等等！”德莱克让扫帚倒在地上，从牙缝里吹出一声口哨。“乔，我想我有办法了！你在这里等一下。”德莱克顺着站台跑走了。片刻之后，他又回来了，脸上笑得很灿烂，手里攥着一辆橘黄色的大三轮车的车把。

“你认为怎么样，乔？不坏吧，嗯？只要我把轮胎打足了气，再把车座放低一些，它就能把你带到坎特伯雷去了。”

“好的，”乔耸了耸肩说，“我可以试一试。”他查看着三轮车，用手指抚摸着上面划痕累累的油漆，德莱克试着扳直前轮上几根弯折的辐条。乔按了按车把上的铃铛，它发出沉闷

